

汉代班氏家族建功西域

□ 张子青

汉武帝设置西域都护府,实现了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理。在这一历程中,班氏家族一门三代(班彪,班固,班超,班昭,班勇)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继承张骞、郑吉等前人的志业,以杰出的政治才能、开阔的世界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意识,参与了东汉在西域(本文所述“西域”均取狭义,即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三绝三通”的经营,为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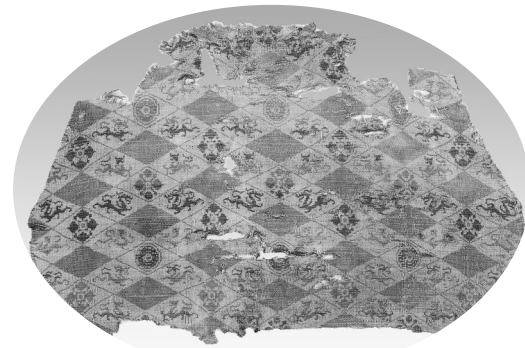
定远西域,固一统之宏规

据班固《汉书·叙传》所述,班家为楚国令尹子文之后。秦灭楚后,班家迁居晋、代之间,班彪的六世祖班壹在楼烦(今山西朔州一带)经营畜牧,以财雄边,奠定了子孙跻身庙堂的经济基础和“胡汉一家”的视野胸怀。班彪的伯父班伯长于边塞,后为汉成帝近臣,多次求使匈奴,并在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奉命持节迎单于来朝,为北疆安宁辛勤奔走。

班彪之父班稚亦为汉成帝近臣,娶原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侄孙金敞之女为妻。休屠部归降是武帝时期汉朝打通河西、经略西域的重要事件。因此这一联姻不仅使得班家成为汉匈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也为班家与西域的不解之缘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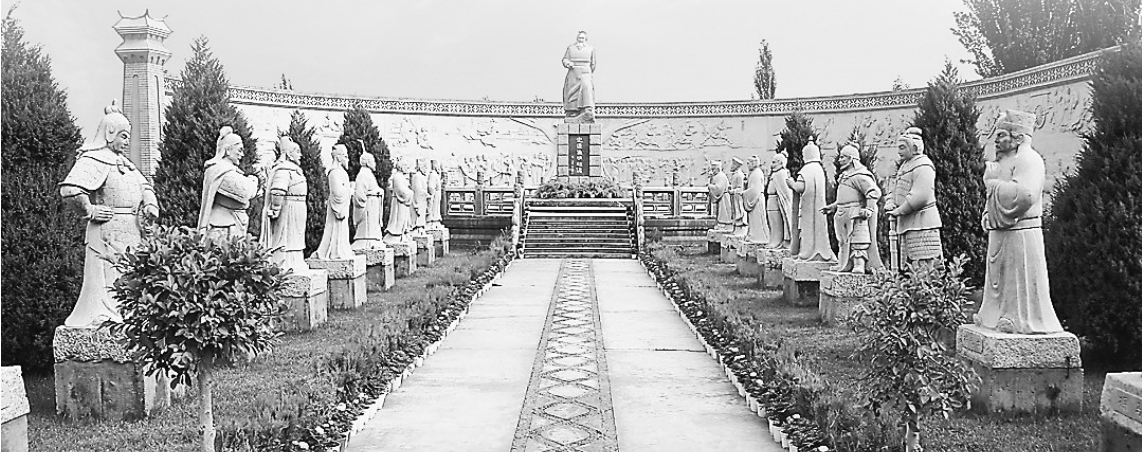
更始三年(25年),刘秀称帝。同年,赤眉军攻入关中,班彪先后投奔天水豪强隗嚣、河西豪强窦融。班家自此正式接触西域事务,为汉朝经略西域积极作贡献。

一是赤诚护国,捍卫国家统一。班彪避难西行期间,先作《王命论》伸张宣汉一统之义,劝告隗嚣勿拥兵自重;后支持窦融归汉,打通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通道,并促成莎车王康人朝贡献,实现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绝”中有“通”。班彪长子班固随窦宪出征北匈奴,出谋划策,勒铭燕然,“振大汉之天声”。此战直接促成汉朝复置西域都护府,之后班固之弟班超任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30年间,历经外敌入侵、小国叛乱、朝堂失援、谗臣诋毁等考验,坚毅卓绝,“两通”西域,始终维系着汉朝在西域的治理,获封“定远侯”。班超去世后,北匈奴重返西域,威胁河西地区,班超之子班勇力主收复西域。延光二年(123年),汉安帝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屯柳中,最终完成“三通”西域的壮举。



黄地菱格龙壁纹锦,出土于新疆尉犁县老开屏墓葬,年代在汉晋时期。丝绸之路开通后,锦通过丝绸之路来到西域。这件纹锦中的飞龙形象反映出龙纹饰当时已经被广泛运用到人们生活当中,体现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向往与认同。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藏



喀什盘橐城(班超城)定远侯班超像。

来源:喀什市人民政府网站

二是卓识远见,力驳弃边论调。班家基于在边疆长期生活、仕宦的经历以及深厚的学养,充分认识到西域对汉朝的重要战略意义。针对第五伦、杨终等人反对屯田西域的观点,班固曾予以驳斥。永宁元年(120年),北匈奴与车师后王逼迫鄯善,鄯善求救于敦煌太守曹宗,曹宗请战复取西域。朝堂公卿以节省财政开支为由,主张“闭玉门关,遂弃西域”,而班勇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力陈收西域、困匈奴、保河西、护中原的边疆战略,展现出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观照和系统思考,为后世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提供了宝贵参考。

三是智勇兼备,经略西域有方。班超在“两通”西域期间,所率中原将士不多,为了维系汉朝在西域的治理,主要施行文武兼济的治边策略:以威慢果断、以快制胜的方法,铲除北匈奴叛乱贵族;以广施恩德、孤立少数的方法,赢得西

域多数小国和乌孙、康居等大国的支持,平定少数贵族叛乱;以以逸待劳、切断援助的方法,击退贵霜入侵大军;以抓总持纲、宽严相济的方法,处理西域政事。班勇“三通”西域期间,在仅率500名将士屯田的情况下,团结鄯善、龟兹,疏勒等国,发兵上万人击退北匈奴,用4年时间平定西域。这一功绩的实现,离不开班勇对其父文韬武略的继承与实践。

此后,汉朝对西域的统一延续近百年之久,有力保障了河西、关内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战略安全。

再度凿空,拓中外之交流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葱岭以西的大月氏、康居、大夏、大宛等国,从官方层面打通了中外交流渠道,史称“凿空”。之后,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悬泉汉简记载,汉朝陆续遣使安息、奄蔡、黎轩、条

支、身毒等国,而安息、乌弋山离、大月氏、康居、罽(jì)宾等国也纷纷出使汉朝,极大丰富了对彼此的了解。东汉初期,中央政权致力于自身发展,未向葱岭以西派遣使节。直到“二通”西域后,都护班超于永元九年(97年)派遣属吏甘英出使当时已知最遥远的国度——大秦(罗马帝国或其境内地区),此次出使取得了不亚于张骞“凿空”的成就。

一是勇闯新路,开辟交通新道。此次甘英出使大秦,相比西汉时期使者所走的丝路南北两道,开拓出一条全新的、更远的线路,即“自皮山西南经乌托(nà),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最终“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后汉书·西域传》)。

二是记录详赡,丰富对外认知。甘英对所经地方“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险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

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均“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例如,他详细记录了安息部分城市之间交通的时间和距离;提供了有关乌弋山离、条支等国的新信息;增加了对大秦的记载,将汉朝对域外文明的认知拓展到罗马帝国。

三是沟通中外,引徕远国来客。甘英返回不久,永元十二年(100年)安息再次遣使献狮子和条支大雀(即鸵鸟),班勇奉父命护送使团进京。同年,蒙奇、兜勒二国遣使。根据林梅村、杨共乐、张绪山等学者研究,这一事件与古希腊学者托勒密《地理学》中有关马其顿商团前往赛里斯国的记载相合,蒙奇、兜勒应是一国,为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托勒密的记载可知,在马其顿商团眼中,西域地区的山川、城镇、族群和首都洛阳同属一个国度,即赛里斯国,也就是汉朝。这一认识一方面真实反映了当时汉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欧洲人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与汉朝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西域各民族对汉朝的认同形成呼应,并随着《地理学》的转译、出版和地图绘制,一直持续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班超投笔从戎时,曾慨叹大丈夫当效仿张骞建功西域。历史证明,他不仅继承而且超越了张骞的功业。有汉一代,西域从中央王朝的内陆边疆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外交流之门户、东西交通之要道,使得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产生了更密切的联通与互动,具备了更多世界性意义,为中华民族形成开放包容、自信进取的精神气质作出重要贡献。

著史立言,传世代之伟业

中华文明是具有高度历史理性的文明。早在先秦时期,将人事记于史册、彰显治道、以资后世的历史意识就已十分普遍。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李广利征伐大宛,均为前所未有的大事。司马迁作《史记·大宛列传》以记之,创作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以记录西域史事为主的篇目。班彪曾续写《史记》数十篇(一说百篇以上),今已失传,其中应有对西域史事的记载。班彪之后,班固、班昭、班勇均有关于西域史事的记述,让汉朝对西域的经略伟业载诸史册、传之后世。

一是守正创新,确立书写传统。班固作《汉书·西域传》,完整

记述了西汉经略西域的历史,确立了后世正史《西域传》的书写传统;在主旨上,将西域历史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弘扬“大一统”之义;在内容上,大体以政权为单位记述西域诸国概况,穿插部分历史记载,减少人物传记成分,更多地彰显区域史特征;在语体上,以说明语体而非叙事语体为主,呈现出更加客观严谨的特点。诚如史学家岑仲勉所言:“对于西域作系统之论述,还以《汉书·西域传》为创始。此《传》可说是后来各史《西域传》之蓝本。人们如能将此《传》弄清楚,其余各史的《西域传》,问题就容易解决。”

二是续写历史,留下珍贵记载。班勇承续其伯所撰《汉书·西域传》,作《西域诸国记》(书名由清代学者严可均拟定),首次全面记述了从光武帝到安帝时期东汉经略西域的历史。由于班勇长期在其父麾下效力,参与并见证了东汉前期西域历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并利用了甘英的见闻录等材料,因此《西域诸国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该书虽于隋代已佚,但被南朝范晔《后汉书》等史书大量吸收。时至今日,该书连同《汉书·西域传》的内容得到越来越多出土文献、考古遗存等证据的印证,为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扎实的文献依据。

三是以诗言史,记录中外交流。永元十三年(101年),班勇护送安息使团抵达洛阳,进献大雀时,班超之妹班昭创作《大雀赋》,歌颂“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的盛况,以文学手法记录了这一中外交流史上别有趣味的特殊时刻,为研究汉朝与安息的关系、中外物资交流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汉朝以后,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本朝领土的一部分。这种强大而坚定的信念深深根植于历代中央王朝对汉朝经略西域历史的追忆与祖述。其中,班氏著史传世,弘扬一统之功诚为大矣。

【作者系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团队项目“古代西域驿站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23VJXT017)阶段性成果。】

三交史话

娄睿墓壁画：一窥北齐历史镜像

□ 黄可佳

娄睿墓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汾河以西、悬瓮山东侧。该墓发掘于1979年至1981年间,以其精美的北齐时期墓室壁画闻名于世。

娄睿(531年—570年)是北齐外戚重臣。娄睿墓是少有的北齐大墓,占地400余平方米,规模宏伟,为甲字形砖砌单室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天井和墓室五部分组成。地面上残存有约6米高的封土,墓道长21米,墓室长5.65米、宽5.7米、高6.58米,墓道、天井、甬道、墓室的墙壁上绘有壁画。这些壁画大部分保存完好,依照壁画的题材与内容,可分为71幅,面积约220平方米。因为北齐享国较短,地域较小,故通过娄睿墓壁画,可以一窥北齐时期历史风貌。

娄睿墓壁画按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墓室全部,天井的中、下层,甬道、墓室,表现了墓主人官爵显赫的地位。帷幄几案,歌舞乐伎,表现了其内庭的富丽豪华。列旗羽葆,鞍马扈从,与墓道的回归图相映衬,显示出主人驾马归来的威严景象。帷帐内的夫妇,一位侧身向前,一位回首似语。其前方,有8名侍女浓妆淡抹,正忙着为主人安排出行。

墓室中还绘有天象图:穹隆上群星灿烂,天河自东北而西南斜贯苍穹,将天幕一分为二。东

的嘶鸣声。右侧有一位长者身穿红袍,紧勒着马匹。

东壁下层绘有鼓吹图,画面中有4个人对吹着长号角,姿势基本相同。只见他们的右手向前伸,将长长的号角高高举起,左手则紧紧将号角嘴放在嘴边,鼓着腮帮,面颊通红,脚尖点地,似乎用尽全力鼓吹,给人以抑扬顿挫的节奏感。

墓道西壁是一幅宴宾图,画面上的7个人地位、等级、身份各不相同。前排正中间有一人,脸型椭圆、高鼻深目、络腮胡,头戴黑色山字形鲜卑帽,身穿赭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黑色縿纒(xiè)带,佩挂有弓、弓囊、剑、矢箠和鞞(pán)囊。从他的服饰与位置可知,前排中间这位主人公身份较为显赫,是娄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在他北面的族人,正用心迎接客人。后排5人是随从,在低头交流。画师虽着笔不多,但将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刻画得淋漓尽致。

娄睿墓中的四壁上,绘有墓主夫妇坐在帷帐中的场景,还有出行时所准备的鞍马、牛车,表现了墓主人官爵显赫的地位。帷幄几案,歌舞乐伎,表现了其内庭的富丽豪华。列旗羽葆,鞍马扈从,与墓道的回归图相映衬,显示出主人驾马归来的威严景象。帷帐内的夫妇,一位侧身向前,一位回首似语。其前方,有8名侍女浓妆淡抹,正忙着为主人安排出行。

墓室中还绘有天象图:穹隆上群星灿烂,天河自东北而西南斜贯苍穹,将天幕一分为二。东



鼓吹图(局部)。



鞍马游骑图(局部)。

来源: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壁绘有太阳,中间有一只三足鸟;西面绘有月亮,中间隐约有一只蟾蜍。图中有少数星座连线,还有星星拖着长尾,疑似描绘陨石雨的景象,精美绝伦。

娄睿墓的壁画以绚丽多彩的大型长卷形式描绘了墓主人娄睿生前的威仪和豪华生活,展现出画师超高的绘画技能与艺术成就。壁画内容和布局既受当时盛行的观视壁画的影响,又继承了汉魏以来的传统,组成了古代神话传说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天人一体的壁画体系。

画师生动地刻画了当时人物的形象,脸型微长、圆额丰颐,

多着胡服、翻领窄袖,描绘写实,繁简得体的。在骆驼图中,画师用一个抚摩坐骑的细微动作,反映了人物与骏马的亲昵关系。通过单层墨线勾画、平涂浓淡色彩和运用明暗映衬的手法,表现出骏马的健壮体魄,颇具立体感。值得一提的是,马的眼神处理得恰到好处,即使观者变换位置,也似乎能感觉到马一直在注视着观者。画师用极简的线条,准确地勾画出骏马的轮廓,将它们转首回望、落足欲停的姿态,表现得格外写实生动,趣味盎然。而壁画中的鞍马牛车,也体现出画家的独特匠心。全墓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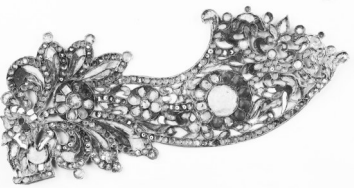
中200余匹马的图像无一重复,动态多样,用线流畅,技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是画家成熟期的作品。专家根据画风推断,这些壁画可能出自北齐“画圣”杨子华之手。

娄睿墓壁画反映了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壁画中的马匹装饰、人物服饰等,都充满了善于游牧骑射的鲜卑风格与中原礼乐文化、铸造工艺相结合的印记。

除精美绝伦的壁画外,娄睿墓还出土了870余件文物。虽



娄睿墓出土的红陶牛,高35厘米,神态威猛,生动写实。



娄睿墓出土的金饰,镂空,上镶嵌珍珠、玛瑙、蓝宝石、绿宝石、蚌和玻璃等材料,图案华丽,极为精美,可能是金冠上的附件。

来源:山西博物院网站

然该墓屡遭盗掘,但仍遗留下600余件造型丰富的陶俑、陶兽,70余件精美细腻的釉陶器,30余件玉器,百余件装饰件、杂器等,成为后世认识了解北齐社会的重要实物依据。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文物里的三交史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民族报社 合办